

張西堂著

穀梁真偽攷

黎錦熙題



穀梁真偽攷

吳承仕題

中華民國二十年八月初版

實價 洋宣紙大 洋八角  
瑞典紙大 洋七角

著作者 漢川張西堂

印刷者

和記印書館  
西長安街八十二號  
電話南局六七七號

經售處

北直隸書局  
平景山書社  
佩文齋

橋川

穀梁眞僞攷



全國各大書坊

## 自序

春秋上明天理，下正人心；治事之準儀，揆道之楷範也。自三傳並行，莫辨其是非，而五經失學，亦莫甚于春秋，欲明春秋微言大義之學，此不可不察也。左氏之不傳春秋，自西漢已有是說；近如南海康氏，尤能灼見其源；瑞典珂羅倂倫，更據文字攷之；蓋足爲定讞矣。穀梁亦爲古文，本難取傳記以造，非得春秋之真傳，能瞭之者，殆屬眇觀。邇者吳興崔氏，始謂穀梁一傳，劉歆之所僞造，藉以破壞春秋。依據史籍，判其本真。其證驗郅縞，然未多攷傳文，以大明之。世人之論，猶謂公穀一家，且或篤信穀梁；其是非黑白，未能遽以定也。堂自卅年受經，憲于揮索辭理，丙辰以還，鑽摩諸子，思舉聖哲道術，揅理使有統序。孔子者，諸子之卓也；說理者，莫辯乎春秋。于是博治春秋，紬其微言大義。每謂穀梁迂鑿，甚違孔子之旨。壬戌之冬，撰春秋六論，于崔氏

說，猶未深遯之。自是厥後，睹穀梁「是月」之不讀「提月」，「書我」之襲取公羊齊語；又有無經之傳，與不釋經之傳；乃恍然悟其非真傳，本雜取傳記以造者。崔氏所論，固可徵信。不揣禱昧，因取治穀梁者，——如江熙，范寧，孫覺，葉夢得，侯康，許桂林，鍾文烝，柳興恩，廖平，柯劭忞諸家之說，以攻穀梁；更博采于諸儒，參以己見；明非私論，亦以堅其壁壘。由其體例，文詞，義理，探其本源，攷其年代，爲穀梁不傳春秋證一篇。更就公穀之所詳略，明其異同，見其指歸，爲公穀詳略異同證一篇。皆所以見穀梁之非真傳，欲以明孔子春秋之學者，因名之曰穀梁真偽攷。共上下兩篇。世之君子，匡其不逮，所甚幸焉。民國二十年八月一日漢川張西堂自序。

# 穀梁眞僞攷目錄

## 自序

### 上篇

穀梁不傳春秋證

一

#### 第一

穀梁有無經之傳

三

#### 第二

穀梁有不釋經之傳

九

#### 第三

穀梁義例之相乖戾

一九

#### 第四

穀梁文詞之重累

三一

#### 第五

穀梁之晚于公羊

四八

#### 第六

穀梁之不合魯語

五七

#### 第七

穀梁之違反孔子

六二

|    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八 | 穀梁之雜取傳記····· | 七六  |
| 第九 | 穀梁亦古文學·····  | 八八  |
| 第十 | 穀梁晚出于漢·····  | 九三  |
| 下篇 | 公穀詳略異同證····· | 一〇一 |
| 第一 | 穀梁之詳于禮制····· | 一〇三 |
| 第二 | 穀梁之詳于瑣節····· | 一一五 |
| 第三 | 穀梁之略于大義····· | 一二九 |
| 第四 | 穀梁之略于本事····· | 一四六 |
| 附錄 | 尸子攷證·····    | 一六三 |
| 後序 | ·····        | 一   |



# 穀梁眞僞攷

漢川張西堂學

## 上篇

### 穀梁不傳春秋證

穀梁有：無經之傳，不釋經之傳；義例自相乖戾，文詞復病重累；且晚出于公羊，而不合于「魯語」，又多違反孔子之論；蓋本雜取傳記以造，非得春秋之眞傳者也。自何邵公（休）著穀梁廢疾，及劉原父（敞）之春秋權衡，發其紕繆，已多確切；劉申受（逢祿）之申何，彌彰其惡；鄭康成柳興恩輩辨之，未爲允也。輒近陳蘭甫（澧）廣其採撫公羊，崔驥甫（適）春秋復始又詆之爲古文，其不治之沉疴，益以大顯于世，雖欲飾之，不可飾矣。然春秋一經，本無達例，治穀梁者，或藉爲說詞，謂「穀梁魯學，

篤守師法」，而「公羊齊學，箸錄稍晚」。（語見廖季平穀梁古義疏）此非另闢蹊徑，重加稽覈，無以判辨黑白，論定是非也。蒙于穀梁，夙見其謬，歷年以來，每有所獲。竊謂：其無經之傳，不釋經之傳，不合傳經之體；其義例乖戾，與文詞重累，又失謹嚴之義；其晚出于公羊，而不合于「魯語」，及其違反孔子之論，尤屬癥結所在；足知其非真傳，本雜取傳記以造者。蓋實古文之學，而晚出于漢代，非止「不傳」建五始」，「通三統」，「張三世」，「異內外」諸大旨」，（劉申受語）此治春秋之學者，所不可不深察者也。何鄭劉柳往復之辯難，未足以繼，因取治穀梁學者平論穀梁之說，以攻穀梁。旁采諸儒，參以己見，箸爲斯篇。戈盾之興，不盡我作，梓彈所加，或爲公論。博雅君子，其無譏焉。

## 第一 穀梁有無經之傳

〔經〕冬十月。（成公元年）〔傳〕季孫行父禿，晉卻克眇，衛孫良夫跛，曹公子手僂，同時而聘于齊。齊使禿者御禿者，使眇者御眇者，使跛者御跛者，使僂者御僂者，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，聞于客，客不悅而去，相與立胥闔而語，移日不解。齊人有知之者，曰：「齊之患必自此始矣。」

證曰：經之「冬十月」，錄「首時」（時之首月）之例。春秋例不遺時，無事亦書首時。（桓公元年穀梁傳曰：「無事焉，何以書？不遺時也。春秋編年，四時具而後爲年。」）「冬十月」下無事，本不當有傳者也，而穀梁乃忽爲之發傳，此其無經之傳之確證。夫傳以釋經爲主，不能離經而爲傳，離經而爲傳，則與左氏春秋相同，非得春秋之真傳者也。穀梁有無經之傳，或當有傳而無傳，（詳見下篇第三）或其傳並不釋經，（詳見本篇第二）則不

可執以通經，固明甚矣。治穀梁者，遠如范寧，近如柳興恩鍾文烝廖季平，皆病此傳之非，而欲辨之，曲爲之說，終不可以強通。

范寧穀梁傳集解曰：『穀梁子作傳，皆釋經以言義，未有經無其文，而橫發傳者。寧疑經「冬十月」下云：「季孫行父如齊。」脫此六字。』范氏疑此無經之傳，而謂經有脫文，不知他經容有脫誤，春秋則無是事。劉昭放春秋筆削微旨曰：『夫所謂闕文者，果傳寫之誤乎？抑舊史之闕乎？以爲傳寫之誤，則一傳可闕，不容三傳俱闕也。以爲舊史之闕乎？則西狩獲麟，孔子所目覩，何難攷驗其日月，而但書時不書月？……故當日因魯史之舊文，而孟子直謂之作，作者，自我創之之謂。學者不得其筆削之義，而輒委于魯史之舊文，何不取孟子之言，而細思之？』觀于劉氏此說，知春秋之無闕文，如以爲有脫誤，不容左氏公羊，亦俱脫也。范氏委之脫文

，其誤蓋甚易知，故治穀梁者，多不取其說。

鍾文烝穀梁補註曰：『此傳當與下「其曰，或曰：」相連，誤跳在此。蓋以傳合經者誤之耳。范以傳稱「季孫聘于齊」，經無爲不書其事，但經書如齊，不當錄日，二家經皆無之，自以何休說爲長，或當以季孫不悅而去，聘事不成，故使無如齊之文。其事亦不審在何年也。』案：鍾氏以「如例」書時不書月，駁范注經有脫文之說，而謂傳有誤跳，則亦屬曲解也。試如其說，合諸下傳觀之，文氣實不相聯。下經傳曰：「經」『六月癸酉季孫行父，臧孫許，叔孫僑如，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卻克，衛孫良夫，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鞌，齊師敗績。』傳「其曰，或曰：「日其戰也」。或曰：「日其悉也」。曹無大夫，其曰公子何也？以吾之四大夫在焉，舉其貴者也。』（成公二年）取前之傳，置之「其曰或曰」之上，則中無叙「鞌戰」之事，接以「

其日」，文勢中斷，不可以讀。置之「舉其貴者也」下，則先後次序尤不合，文義尤乖戾，氣勢尤阻隔，穀梁之叙事，不至如是也。鍾氏見此無經之傳，而以曲說解之，不知文氣不順，終不可以強通也。

王引之經義述聞曰：『左氏公羊「冬十月」下，皆無「季孫行父如齊」之文，不應穀梁獨有，……竊疑「季孫行父禿」以下，當在二年戰于鞏之末。蓋帥師與齊侯戰于鞏者，有季孫行父，衛孫良夫，曹公子手四人，傳于是追述齊患所起，因慢此四人之故，而及前此四人同時聘齊之事，……錯簡在「冬十月」下耳。公羊叙齊患之始，與此略同；而于經文「盟于袁婁」下，始追叙之。穀梁或亦相似也。』案：王氏此說，誤與鍾同。傳文本不相連，不可以強移也。其說柳興恩所不取，茲不具辨。

柳興恩穀梁大義述曰：『蒙校本引襄二十有一年傳「庚子孔子生」之例，

亦經無其文而發傳者。固不得如范註之說，妄補「季孫行父如齊」六字，亦不得如王錯簡之說，移于二年鞏戰之末也。」案：柳氏援「庚子孔子生」之例，謂亦經無其文而發傳者，據彼證此，謂穀梁有無經之傳，可也，其所援引之例，則非是也。「庚子孔子生」者，雖似無經之傳，蓋穀梁經師所記，本非釋春秋之文，明爲特異之例，不當以無經之傳論。「季孫行父禿」以下，乃先經而爲傳，「庚子孔子生」之傳，則與他經無涉，不得妄相比附，牽合爲說者也。柳氏之意，蓋以公羊傳中，亦有記「孔子生」之文，故特認爲無經之傳，則凡攻穀梁者，則可據公羊以爲詞，故不從范王之說。致陸德明公羊釋文曰：『庚子孔子生傳上有「十月庚辰」，此亦十月也。一本作「十一月庚子」，又本無此句。』是公羊本無此句，公羊後師或增之，其文或作「十月」，或作「十一月」，亦未能一律，非公羊所舊有也。段

玉裁經韻樓集公穀記孔子生說曰：『徐彥解云：「左氏無此言」，則公羊師從後記之」。……陸氏云：「庚子孔子生，傳文也。」又一本無此句。可證唐初公羊，尚有無此條者。』由是言之，公羊本無此條，至唐初且如此；穀梁舊有此條，且各本俱一律，（釋文于穀梁無說）是知穀梁有無經之傳，公羊本無無經之傳，公羊傳之謹嚴，終不可攀援以爲說。柳氏之用心雖苦，終難以掩飾之也。此柯劭忞之春秋穀梁傳註，寧從鍾說，不從柳氏也。○廖季平穀梁古義疏曰：『致聘齊事，不在此年。傳先言此事，附經文時，因冬無事，故繫于其下，今仍之。集解以爲經脫「季孫行父如齊」六字，誤矣。』亦不盡從柳氏說也。穀梁有此無經之傳，其病正與左氏相若，蓋不得春秋之真傳，故不以釋經爲主，其不合傳經之體，甚昭然若揭也。此無經之傳，何邵公劉原父俱未及見于是。劉申受之穀梁廢疾申何亦然。



申受且曰：『昔嘗以穀梁者公羊氏之餘緒，長于公羊者十之一，同于公羊者十之二三，所謂拾遺補蕝者也。』康南海春秋筆削大義微言攷亦曰：『試舍一萬六千四百四十六字之史文，徒摘公穀口傳之大義，則無一不同，特附史文時有異同耳。』（發凡）又曰：『公穀終各有所長。』（僖二十年）皆猶以公穀爲一家，至崔驥甫之爲春秋復始，始以『穀梁亦古文學。』『古文本劉歆雜取傳記而造』者，（說詳本篇第九）此其所以有無經之傳也。

## 第二 穀梁有不釋經之傳

〔經〕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。（桓公十八年）〔傳〕知者慮，義者行，仁者守，有此三者備，然後可以會矣。